

曹堯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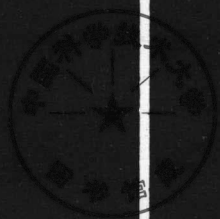
屈子傳

花山文藝出版社

1247.53/259

屈子傳

曹堯德 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屈子(公元前340—278年),名平,字原,楚秭归(今湖北省秭归县)人,战国时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195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作为政治家,屈原在楚国对内实行变法改革,富民强国,削弱奴隶主贵族特权,以法治国,发展生产力;对外联齐抗秦,力图统一中国,使楚国一度成为六国盟主。遭到奸佞谗害被贬谪、流放以后,他仍然忧国忧民,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千古绝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本书重笔浓彩,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屈原所处的时代及其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故事曲折,情节感人。读后,不仅会使你得到许多历史的借鉴,而且对学习欣赏屈原的诗作有直接的帮助。

先秦诸子文学传记丛书

屈 子 传

曹尧德 著

责任编辑:张志春

装帧设计:愚 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张志春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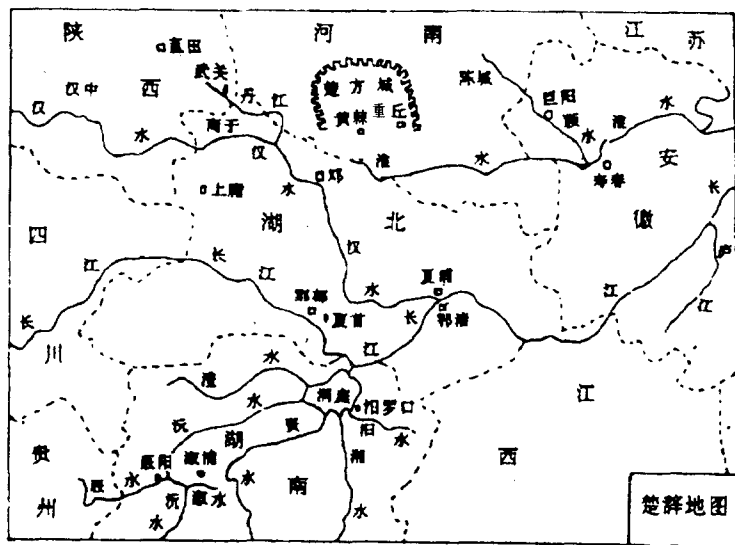
印 刷:邢台市新华印刷厂(邢台市新华路116号)

经 销: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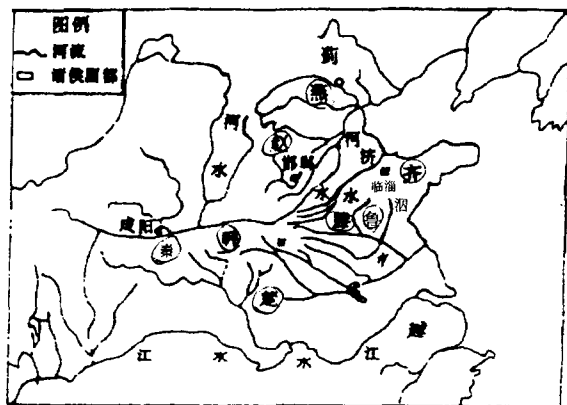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1/32 18.75印张 447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精) 定价:25.00元

ISBN 7-80611-376-2/I·365



战国形势图



序

魏
陈
昌

山东龙口市文联副主席曹尧德先生，博雅君子也。余尝获读其所著《孟子传》、《孙子传》及《孔子传》（此书与人合著），第觉其镕经铸史，出言有章，功力深厚，左右逢源，非泛泛者所可比拟。尤其是以章回小说的形式，用飘逸清新的笔法，使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历历如画，令人有石破天惊拍案叫绝之感，奇哉妙哉！写“圣贤”大传而能有此，实不数数见也。此殆脱胎于史迁之“世家”“列传”而复大而化之者欤？

今先生又将出版其第四部巨著《屈子传》矣，而丐余为序。未睹原稿，自是难题，然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亦可以思过半矣。例如：必复出以丰富多采之说部笔法；以时系人，以人系事，突出重点，繁简适当之“年谱”定已具备；名言选译、嘉惠后学之“附录”亦必再现（还有图表）。因而与之单话屈原之神思。

巫风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九歌》前言）。”按“灵”又训“神”，《说文》云：“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周礼·大宗伯》则称：“昊天、上帝、日月

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皆天神也。”《汉书·郊祀志》亦云：“《洪范》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是以圣王为之典礼，民之粗夷不貳，齐肃精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覲（《说文》：能齐肃神明也）。又鬼之灵者亦曰神。”《史记·五帝纪》：“依鬼神以割义。”《吕览·顺民》：“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高诱注曰：“天神曰神，人神曰鬼。”这样的话，孔子说得更早：“鬼神之德，其盛矣乎！”“敬鬼神而远之。”（《论语》）既然鬼神联称，等于同义，“祷尔于上下神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些孔子常说的，直到战国时期南国的屈原，不但依旧存在，还要变本加厉地从敬神上灵巫上下工夫，也就可以理解了。拟人夸饰，神灵合一，通天彻地，逍遥六合，实在是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的，非只字面上的绚丽而已。

此外，屈原也常用“灵魂”的字样：“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九章·哀郢》），“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抽思》）。他也单用“魂”字，好像“灵魂”出壳一样。如：“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远游》），“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惜诵》），“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抽思》）。我们的古人说：“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大戴礼》）《说文》：“魂，阳气也，魄，阴神也。”《礼记·檀弓》：“魂气则无不之也。”《九歌·国殇》：“子魂魄兮为鬼雄。”于是不能不叫我们认为他这“魂”也可以单独活动的了。屈原有时还“形”“神”并举，以“神”代“魂”。《远游》云：“神倏乎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质销铄以汨约兮，神要眇以淫放”，都是“魂灵”远逝“身体”独留的意思。《老子》云：“神得一以灵，神无以灵将恐歇”（卅九章），“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四十二章），可与屈原的话参互着看。

庄周的“物化”：蝴蝶、庄周，栩栩然，遽遽然，梦醒互化，一而二二而一；与其鲲、鹏互化之道：无小大，无终始，无死生，无差别，逍遥物外，任天而游的精神，又何莫不是上下齐一人鬼不二呢？但，屈原的“神思”及“巫象”则遍现于《九歌》《九章》及《离骚》之中，千变万化，意境开朗，出神入化，心情玄妙。

因此种种，我们大可以说：

1. 巫师远在殷周之时即已兴有，其根源来自奴隶统治者尊天崇鬼假人以为。降至春秋，虽由史、卜代以筮、蓍（蒿属，《易》以为数。《说文》：筮，《易》卦用也。《广韵》：“龟曰卜，蓍曰筮。巫咸作筮，筮决也。”），而南国之楚不止沿袭，甚至变本加厉，此屈原之所以有《九歌》之作也。

2. 屈原之“灵”却是天人合一借题发挥的。不止“神灵”、“灵巫”、“灵氛”、“灵琐”，还有“灵修”以代君，“灵均”以自谓的。而且“灵”的本身还具有“灵魂”的作用，它可以“遗世独立”单一活动，好像今之宗教家所谓 Soul，死后都不泯灭的。与老子的“鬼神”，庄子的“物化”又自不同。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屈原的“装神、弄鬼”别有深意：“思君念国，忧心罔极”，“屈原执理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刘向·王逸注引》），“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全上），“怨诽而不滥”（班固语）。

总之，屈原虽采巫风，却非巫师（如闻一多等人所云）；虽亦卜筮，却不泥执（甚至与之抗衡弃置不顾）；虽谈鬼神，别有用心（神人共通，未尝单独崇拜）；虽称灵魂，独立不倚（形神分离自有看法，前所罕见）。就是说，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是开拓的、突破的、超人的、浪漫的，既不同于老、庄，也与孟、荀有异，纯

乎其为屈原的。这种思想反映到辞赋上尤其如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纪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亦刘向、王逸语）这种说法虽然还不够明确，却基本上提出了问题：

1. 主题思想：忠贞。爱国爱民尽己之谓忠，洁身自好守正不阿之谓贞，严格地说，两者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

2. 肯定人物：善鸟香草，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君、贤臣、君子）。

3. 否定对象：恶禽臭物（谗佞），飘风云霓（小人）。

然而“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的话，却是值得商榷的。《三百篇》中的草、木、虫、鱼、鸟、兽，确实只是起一个比（以此物比它物如《卫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作用。这里的美人香草恶禽臭物，其本身便是代表人物的，有的甚至得到充分的描写，如《橘颂》，从“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开篇，直至“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的结语，可以说作者赋予了“物性以人性”，也就是以“物德”为“人德”来自我写照的，最末一句已经点了题么：忠贞不二，清如夷、齐（宁可饿死，耻食周粟）。

他的爱国思想，尤以体现于《国殇》中的为最强烈最有代表性。它托迹于追悼阵亡将士，可是如火如荼地描写了车战的场面，杀敌致果为国捐躯的英雄们，殊死格斗，浩气长存：“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绝唱，“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神的实验，特别是此中关于“灵”与“魂、魄”的认定，王逸注曰：“言国殇既死

之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洪兴祖引《左传》补注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孔颖达疏云：“人秉五常以生，感阴阳以灵，有身体之质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动谓之曰气，气之灵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内自有阳也，气之神者曰魂。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附形之灵，附气之神为魂。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按今人谓之“本能”）；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按今人谓之“后天习惯”，由学而能）；魄在于前，魂在于后，魄识少而神识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强，及其死也形销气灭。圣人缘生以事死，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鬼与神，教之至也。魂附于气，气又附形，形强则气强，形弱则气弱，魂以气强，魄以形强。”《淮南子》曰：“天气为魂，地气为魄。”高诱注云：“魂，人阳神；魄，人阴神也。”这说得不为无理，但屈原对于灵魂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它是激发的超凡的独立存在的妙用，没有点染出来。

如同对于鬼的看法一样，屈原不但不否定它存在，反而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惹人爱怜。如“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注曰：“山鬼仿佛若人见于山之阿，薜荔兔丝皆无根缘物而生，山鬼亦淹忽无形，故衣之以为饰也。体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齿而宜笑也。”五臣云：“山鬼美貌，既宜含视，又宜发笑。”补曰：“山鬼无形，其情状难知，故含睇宜笑以喻夸美，乘豹从狸以譬猛烈，辛夷杜蘅以况芬芳，不一而足也。”按：美人嫫母，《诗》有先例：“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邶风·简兮》），这是颂美文王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这都是刻画庄姜之美的，与虚拟的山鬼有异。倒是喜欢“齐谐志怪”的庄周，他那“藐姑射之山，有神人

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的“神人”与此同类，都是抒发其超凡的心灵，自乐其美妙的形象的。

盖“神者，申也，引出万物者也”（《说文》），“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全上）。其实“田”的大头，乃是古代舞人的面具（今之跳舞也有戴假面的么，尤其是跳神，如藏僧的驱魔）。“乡人雉，朝服而立於阼阶”（《论语·乡党》。按“雉”，字亦作“惕”，强鬼也，必驱除之，自孔子时而已然，不用说，扮演者应戴面具或涂鬼脸）。《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臊《御览》作魑）恶鬼。”按《神异经》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以竹着火中焯扑有声，而山臊惊惮。”《元黄经》所谓“山臊鬼”也。”是则“山鬼”既丑而恶也，屈原却把它美化起来，说“山中人兮芳杜若，思公子兮徒离忧”，岂非别具慧心，奇文寿世。所以我们应该透视作者心灵深处的“忠贞”之美，念念不忘“君、国”。其它篇章里的“美人”都属此类：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曰：“美人谓怀王也。”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遣夫美人（《九章·抽思》）。王逸曰：“结续妙思作辞赋也。举与怀王使览照也。”

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九章·思美人》）。王逸曰：“言思念怀王，至于伫立悲哀，涕泪交流也。”

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全上）。王逸曰：“为君陈道，拔恨意也，君性不端，昼夜谬也。”

可见“美人”与“灵修”同义，都指楚君而言（特别是怀王）。有时亦泛称“万民”和自己。如“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九歌·少司命》）。王逸曰：“言万民众多，美人并会盈满于堂，而司命独与我睨而相视成为亲亲也。”“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王逸曰：“子谓河伯也，言屈原与河伯别，子宜东行，还于九河之居，我亦欲归也。美人，屈原自谓。愿河伯送己南至江之涯，归楚国也。”

忧国的人没有不忧民的。屈原虽是楚国贵族统治阶级里的成员，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如《离骚》云：“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王逸曰：“言己所怨恨于怀王者，以其用心浩荡骄傲放恣无有思虑，终不省察万民善恶之心，故朱紫相乱，国将倾危也。”“民心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王逸曰：“言万民秉天命而生，各有所乐，我独好修正直以为常行也。”“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王逸曰：“言皇天神明无所私阿，观万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为君，使贤能辅佐以成其志。”“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王逸曰：“前谓禹汤，后谓桀纣，观汤武之所以兴，桀纣之所以亡，足以观察万民忠佞之谋，穷其真伪。”（以上所引并见《离骚》）屈原的敬天法祖重视民心，以及对于怀王如怨如诉的心情于此可见。

《离骚》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王逸、洪兴祖引五臣注云：“内美谓忠贞，修能言己之生，内含天地之美气，又重有绝远之能与众异也。”又曰：“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王曰：“謇謇，忠贞貌也，言謇謇谏君之过，必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屈原是忠心耿耿，忠不离口的，“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王逸《九章》引言）。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惜诵》）。

王逸曰：“言己所陈忠信之道，先虑于心。合于仁义，乃敢为

君言之也。”

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贅疣（同上）。

注：群，众也，贅疣，过也。言已竭尽忠信以事君，反得罪谪也。

忠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同上）。

注：言已忧国念君，忽忘身之贱贫。以忠信事君可质于明神。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涉江》）。注：以，亦用也。

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哀郢》）。

注：言已体性重厚而欲愿进，谗人妒害之。

按“忠”，信也，正也，尽己之谓；而“贞”，则洁也，亦正也。《易·乾卦文言》曰：贞者，事之干也。故屈原亦必以“贞臣”自居：

国富强而法立兮（楚以炽盛，无盗贼），属贞臣而日媿（媿也，委政忠良而游息也）（《惜往日》）。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同上）。洪念祖曰：“党，朋党，谓椒、兰之徒也。”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党独而不予听？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同上）。言不尚忠信之人，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败毁之也。

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九章·怀沙》）。注云：鄙固，狭隘。臧，善也。

是非混淆，黑白不分，这是屈原最为愤恨的。他说：“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世以浊为清，常人以愚为贤也）”，“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贤愚杂厕，玉石不分）”。他甚至骂道：“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德高者不合于众，行异者不合于俗，故为犬之所吠，众人之所讪也）。盖屈原自谓：“众不知余之异采”（众人不知我有异艺之文采也），“莫知余之所有”（国民众多，非明君则不知我之能也）。“重仁袭义兮，谨

厚以为丰”(言众人虽不知己，犹复重累仁德及兴礼义，修行谨善以自广大也。以上所引并见《九章·怀沙》)。这可真是“离群索居”“光荣的孤立”了。法尧舜汤武，斥夏桀商纣，讲道德，说仁义，尊天地，敬鬼神，再联系到家庭出身，又绽露出来屈原的大一统思想了。其所继承非只“江汉文化”(所谓“南国”的菁华)，也未尝不蕴蓄着“齐鲁文化”(扩及黄河的，也概称为“中原”的政教)。如同他的文章(辞赋)一样受有《诗》、《书》的影响，不过“推陈出新”自成体系，不歌而诵，蔚为奇观。

如此絮絮不能自己，而尧德先生却“唯唯”首肯，并云“个中许多精神已包孕于所作之《屈子传》中矣”，遂以为序。

乙亥之春赘言于河北大学之紫庵
时年八十有八

(编者注：魏际昌，中国屈原学会常务副会长，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

录

序	魏际昌	(1)
第一章	天阴地晦 山悲河泣	(1)
第二章	瑞雪飘飘 紫气纷纷	(18)
第三章	智掘鉴井 巧移牛砧	(34)
第四章	石洞读书 橘林赋诗	(45)
第五章	香溪漫游 昭府温情	(60)
第六章	病愈还乡 擂鼓歼敌	(75)
第七章	出山进京 上殿面君	(90)
第八章	彻夜之谈 利民之举	(103)
第九章	污秽醒醒 腐朽败坏	(118)
第一〇章	初露锋芒 一展才华	(129)
第十一章	鄂渚巨变 楚宫盛宴	(145)
第一二章	南后钟情 左徒拟法	(161)
第一三章	法令出台 朝野波动	(179)
第一四章	屈原使齐 怀王主盟	(197)

第一五章	郑袖弄权	碧霞进京	(209)
第一六章	郑袖患病	屈原作歌	(223)
第一七章	碧霞归天	郑袖反目	(238)
第一八章	博览群书	深入圜土	(256)
第一九章	暗施毒计	阴夺秘稿	(271)
第二〇章	靳尚进谗	郑袖陷害	(289)
第二一章	屈原罢官	张仪欺楚	(305)
第二二章	再使齐国	又放张仪	(322)
第二三章	风雨凄凄	悲愤滔滔	(339)
第二四章	千古绝唱	万世宗师	(356)
第二五章	悲离郢都	情系怀王	(375)
第二六章	洞庭凭吊	君山怀古	(392)
第二七章	长沙盛情	罗城慰藉	(406)
第二八章	淑水灵鹿	木洲蜜橘	(420)
第二九章	千难万险	九死一生(上)	(433)
第三〇章	千难万险	九死一生(下)	(445)
第三一章	文曲避邪	皓月照路	(459)
第三二章	小嫔送衣	屈原治水	(472)
第三三章	昼答渔夫	夜读《离骚》	(487)
第三四章	悲悼回风	怀念长沙	(501)
第三五章	问难苍天	莅临罗渊	(514)
第三六章	撕肝裂胆	怀石投江	(527)
第三七章	沉重打击	深远影响	(541)
〔附录〕	屈原年谱		(558)
后记			(579)

第一章

天阴地晦 山危河泣

一位德隆望尊的老者从远古走来，他身躯伟岸，步履雄健，容光焕发，精神矍铄。他有自己光辉的历史——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精卫衔石填海，羿援弓射日，禹率众治水，尧舜禹禅让，等等。也曾踏过泥泞，步过坎坷，披过荆棘，有过烦恼、辛酸和悲哀，诸如夏桀暴虐，殷纣无道之类。他不间断地前进着，或缓或急，或快或慢，待到公元前 770 年，业已跋涉了三千多个年头，可谓高寿古老矣！然而此后的五百余年，灾星当头，时运不济，老人常在泪水中挣扎，熬煎中拼搏，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以“礼崩乐坏”概括这一时期的特点，可谓准确无误，其主要表现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图伯，致使战争频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孟子所描绘的那样：“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这个残暴的魔王，可怕的怪物，令人诅咒的疯子，走到哪里，哪里便田园荒芜，饿殍遍地；在哪里徜徉，哪里便尸横血流，白骨成丘；在哪里定居，哪里便易子而食，折胥而炊。战

争之外还有昏君佞臣，苛政淫风，饥荒瘟疫，等等，它们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角逐，弄得道貌岸然的老人遍体鳞伤，满身疮痍，葬葬华夏，漫漫五百载，天阴地晦，山悲河泣……且看如下史实——

郑武公与卫武公同为周朝卿士，公元前758年，卫武公卒，郑武公独秉周政，常往来于郑都荥阳与周都洛邑之间。郑武公夫人姜氏，于梦中生下长子，心中不悦，取名寤生。次子段，长得一表人才，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且多力善射，姜氏爱若掌上明珠，常向武公称道其贤，宜立为嗣。武公不允，立寤生为世子，只以小小的共城为段食邑，号共叔。姜氏愤愤不平。武公薨，寤生即位，是为庄公，代父为周卿士。姜氏一心为段夺国，以母命令庄公封段于京城——京城有百雉之雄，地广人众，与荥阳相等。谢恩后段进宫向母亲辞行，姜氏曰：“寤生不念同胞之情，待汝甚薄。我一再恳求，方有今日之封，实非寤生情愿。汝到京城，宜聚兵搜乘，暗作准备，倘有机可乘，我当相约，汝兴师袭郑，国可得也！”共叔领命，迁往京城居住，国人改称京城太叔。段一到京城，便将西鄙、东鄙、鄆、廩延诸邑收为己有，驱使其邑宰，鞭策其民众，内挟母后之宠，外恃京城之固，肆无忌惮地练兵习武，以待时机。这一切，庄公探听得一清二楚，与老臣祭足、公子吕订下一计。一日早朝，庄公宣旨，命祭足监国，自己往周朝面君辅政。姜氏闻讯大喜，即刻修书一封，派心腹送到京城，约太叔五月上旬举事。公子吕预先遣人伏于要道，获怀揣姜氏之书者杀之。庄公启封看过，重新封好，另派人假装姜氏所差，送达太叔。索有回书，以五月初五日为期，要在城楼上竖白旗一面，作为接应地点。庄公入宫辞别母后，然后徐徐望廩延前进。太叔接姜氏密信，使其子往卫借兵，自己率京城与诸邑之众，托言奉庄公之命回都监国，祭纛犒军，扬扬出城。公子吕预遣兵车十乘，扮作商贾，潜入京城，只待太叔兵动，便于城楼放火。公子吕望见火光，